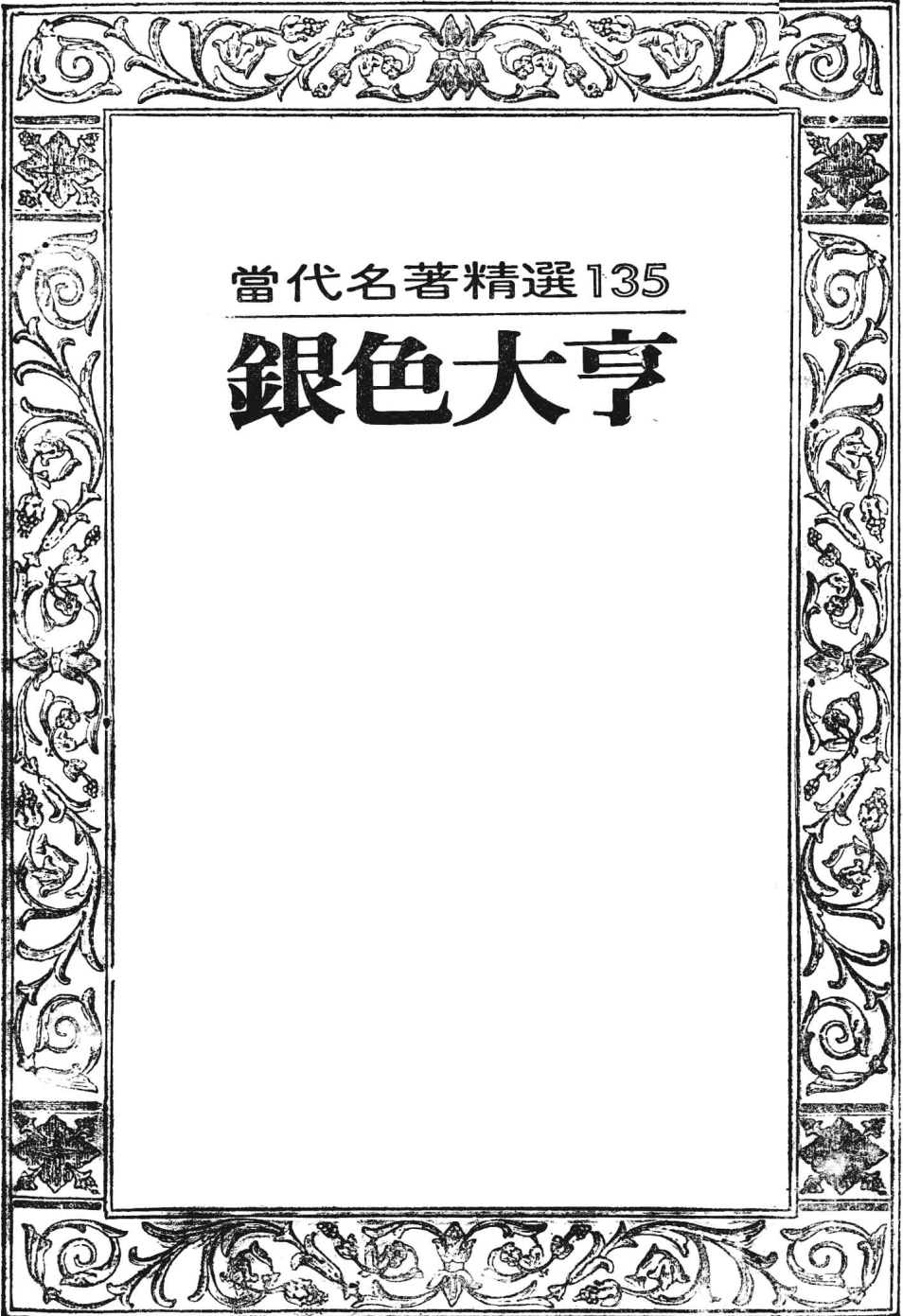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林少岩 譯





當代名著精選135

銀色大亨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邁克·布瑞斯基 (Max Britsky)

——本書主角。

莎莉·布瑞斯基 (Sally Britsky)

——邁克之妻。

山姆·史耐德 (Sam Snyder)

——邁克同事暨摯友。

弗雷地·費德曼 (Fred Feldman)

——邁克的律師。

伯特·貝勒米 (Bert Bellamy)

——邁克患難之交。

傑克·史坦 (Jake Stein)

——邁克的會計師。

莎拉·布瑞斯基 (Sarah Britsky)

——邁克的母親。

克利弗·艾柏 (Clifford Abel)

——邁克同事暨摯友。

魯本·布瑞斯基 (Reuben Britsky)

——邁克的弟弟。

班傑明·布瑞斯基 (Benjamin Britsky)

——邁克的弟弟。

邁克·布瑞斯基跟一般人一樣，滿心不願似地掙扎着來到這個世界。象徵生命的那一巴掌拍到紅紅的小屁股上時，他的啼聲哭出了他的不滿與怨憤；音量和氣力都使倒提着他的西格大夫感到震驚。『乖乖，』西格大夫嘆道。『骨瘦如柴的小乞丐，却充滿了生機。絕不超過六磅重，但上天保佑，他活了。』

孩子出世的時間是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五號，地點在曼哈頓東區亨利街上艾柏·布瑞斯基的寓所中。

當時產婦到醫院生產的情形尚未普遍，邁克的母親莎拉·布瑞斯基躺在家中床上，模糊地看着那個細小、像青蛙般的粉紅色身形倒掛在西格大夫手上晃動。這是她第一個孩子。莎拉·布瑞斯基還不滿二十三歲。如果不是因為筋疲力盡、蒼白、流汗、出血，而且還在產後的餘波中顫抖的話，她倒是個相當漂亮的少婦；五官端正，還有一頭濃密好看的棕髮。她丈夫艾柏比她大五歲，也比她緊張得多。他是一家成衣工廠的剪裁師；那是家苛刻的工廠，每週要工作六天，每天十二小時，週薪才七元美金——當然，今天他不必上班。

邁克是他第一個孩子，但艾柏·布瑞斯基是個年富力壯的男人，自邁克出世之後，弟妹接二連三地跟着來。菲達生於一八八〇年；一年之後又懷了個死胎。一八八三年魯本誕生，不到三年後的一八八六年席拉也降臨人世。艾絲特在一八八八年出世，一年兩個月之後一八八九年班傑明又增添了蓬勃中的美國人口。

儘管美國幅員廣大，亨利街這幢沒有熱水的公寓却無由擴展。臥房有兩間，小得像兩個衣櫃似的，另外起居室、飯廳和廚房也都很小。房間一字排開，不見天日，只有一個通風管與外界相通；因為房東不願裝熱水器，人稱冷水公寓。更有甚者，有人稱之為火車公寓。第六個孩子出世那一年，艾柏·布瑞斯基誓言他要要求加薪，請求加薪，懇求加薪；可是，唉，他的男子氣概好像全躲起來了，每次走到老闆跟前都無法鼓勇啓口。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了個禮拜天的兼差：在由賓州車站往紐澤西的渡輪上當甲板手和清潔工。每週工作七天對他已然枯竭的身體實在負荷過重，四十歲時他便死於心臟冠狀動脈血栓症。

邁克即將屆滿十二歲時父親過世，留給莎拉·布瑞斯基的是六個年幼的孩子、亨利街的火車公寓和廚房裏棕色罐子裝的十二塊零兩毛錢；那罐子就是他們家的銀行。邁克出世以來，罐子裏存放的錢只有一次突破五十大關，通常都只有兩元上下，因此淨餘十二元並不足為奇。艾柏和莎拉都是移民，他是從立陶宛，她來自波蘭，兩人都是集家人之力，離鄉背井跨海來到新大陸的。這些年來他們一直企盼家人終會過來與他們團聚，但事實不然，希望也就逐漸消退。艾柏死時，由猶太教會籌募款項舉行了簡略的葬禮，隨後莎拉帶着孩子回到家中，想着自己是否該去自殺。當時沒有救濟金，也沒有社會福利事業，除了私人的慈善機構外，毫無救助窮人的措施，而私人慈善事業伸到紐約東區的觸角也並未觸及莎拉。因此還不滿十二歲的邁克·布瑞斯基成了大小七口的一家之主，是他們生活和希望的支柱。

邁克接受這個事實。他母親傷心哭叫，嚇壞其他孩子時，唯獨邁克強作鎮定。當時他正在東百老匯街的公立學校讀六年級，他不聲不響地毅然輟學。把決定告訴母親時，他只簡短地說：『不會怎麼

樣的。」

『你就這樣告訴我一聲！』莎拉大叫。『我都快死了而你跟我說不會怎樣！』

她是用猶太話喊叫的，她的英語很糟，在激動的情緒下更是用不上來，然後摑了邁克一記耳光。邁克早就料到了。艾柏讓她在過去十三年中多半的時間都在懷孕，假如她對這個男人的愛有一絲虛假的話，如今她所面對的遭遇也就不會顯得這麼淒慘，而現在這個十二歲的乾瘦小孩使她由悲感轉為憤怒。邁克了解這一點，所以毫無怨尤地接受責打。

往後的歲月裏，邁克的一生引起了廣泛的探詢，但他們都忽略了造就他的因素——那些使這個孩子成為巨人的因素。這個人日後常被說成是個不誠實的傢伙，但他並非不誠實，也不是個小偷。如果順手牽羊不算的話，這孩子是偷過東西，但只有一次。他的順手牽羊是在天沒亮時跟着送奶車到北區葛莫希公園附近的高級住宅區送牛奶，因為亨利街一帶訂戶不多，一趨路下來揩油到的兩三公升牛奶莎拉看着心都痛，但她默然地接受。邁克唯一一次真正的偷竊則招致嚴厲的責罵。

事情發生在他父親下葬的第二天，也就是他告訴母親一切不會有問題那天，當時他迫切需要現款。家裏還有點吃的，是猶太教會的人送來的。這些人要不是跟他們有點種族關係，根本就是陌生人，因為艾柏·布瑞斯基一生毫無社會和宗教生活可言。食物有麵包、乳酪、一袋馬鈴薯跟一條義大利香腸，但對於平常處於饑餓狀態的布瑞斯基家人，那足夠一天的份量。而且家中一毛錢都沒有。邁克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儘管以他的年齡他沒有足夠的知識經驗解決問題，他能夠面對這一部分的現實。他坐在屋前的門階上動腦筋，這孩子身形瘦小、頭部細長、尖鼻、闊嘴、眼睛淡藍。淡褐色的頭髮蓬亂地蓋過耳朵，破舊的鞋子穿底露趾。襪子鬆落而有破洞，褲子膝頭已經磨穿，再加上一件骯髒破舊的襯衫和襁褓的毛衣便是他全身的裝扮。

這時是九月底，所以他還不必面對酷寒的嚴冬。今年冬天不好過，因為他的外套已經改了給妹妹非達穿。但是事情要一件一件解決，日子一天一天過，今天他需要的是過活的錢。經過一番思考之後，邁克開始採取行動。

從他家到位於南邊的金融區大約有一英里半。邁克說他搶銀行是因為錢都在那兒，在這次公然犯罪的事件中，他是基於相同的原因到金融區去的，他要找一個腦滿腸肥、挺着大肚子的人。雖然亨利街附近也有這樣的人，但是猶太區那些人不會戴着錶和厚重的金鍊。在松樹街和那梭街的拐角上，邁克發現了他所要的大肚子。那人身穿緞質背心，上頭掛了條粗重的金鍊，品質勿庸置疑。金鍊的主人正專注地和一位先生交談，兩人都沒注意到這個瘦小的孩子走近他們，十指一抓金鍊，猛力一扯。背心應聲而開，鈕扣紛飛，穿着金鍊的扣洞也被扯破，金鍊一頭那只沈重的掛錶從背心口袋中彈射出來。兩個男人還沒來得及高喊『站住！小偷！』邁克已經混入人羣。街道就是他的本錢，他是在街上長大、在街上學會一切的。『站住！小偷！』的喊聲終於傳出時，他已在一個街口之外，鑽進一條小巷中。大人在街上飛奔會引人注目，但小孩不會，邁克一路跑到瑞文頓街史普倫斯基的當舖。他曾在那兒當過由垃圾堆挖出來的銅器、門扭、絞鏈和架子，但從沒當過價值超過一毛錢的東西。這只錶和金鍊比一毛錢值錢太多了。邁克由窗口把它們推到史普倫斯基面前，史普倫斯基審慎地檢視，打開錶蓋，轉動指針，然後開價兩塊錢。

『放你個屁，』邁克說道。『我爸爸昨天死了，我媽有六個孩子要養。我要二十塊。』史普倫斯基看着男孩的藍眼睛，摸摸鬍子，點了一下頭。

『十塊，』史普倫斯基說。那掛錶和金鍊起碼值一百元。

『還來，』邁克說着伸出手。

史普倫斯基把東西拿開，讓他夠不到。『你爸爸昨天死了？』

『對。』

『十二塊。』

『我說了，放你個屁。』

『如果我叫警察來呢？』

『叫呀，跟他們說我要當我爸爸的錶，然後再告訴他們你這兒的東西都是從哪兒來的。』

『你是個討人厭的小鬼。』

『沒錯。我要一塊錢的鈔票，全部都要一元的。我可是會數的。』

此時此刻，學校是過去式了；邁克現在是要求生存，在這當中他體認到對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而言，工作機會太渺茫了，沒有人會付給他足夠養活一家七口的薪水——其中六個是小孩，而且食量不弱。邁克必須獨立作業，這樣的話他需要資本。結果是他回到家中，把十八塊錢放在憂傷的母親面前，自己留下兩塊。

『這是幹什麼？』莎拉責問。

『那個狗養的辛穆曼來過沒有？』辛穆曼是他們的房東。

『不要說髒話！』莎拉喊道。

『他來過沒有？我只在問這個。』

『來過。』

『他怎麼說？』邁克問她。

『他怎麼說——他怎麼說？』她生氣的哭着，忘了是在跟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說話，像在對丈夫講話一樣，憤怒、嗚咽地哭訴。『那個惡魔怎麼說？他說房租明天到期，不付錢就滾出去。他就像狗愛聞髒東西一樣愛聞死人的味道。人家說他在市郊跟有錢的猶太人住在一起，而現在艾柏屍骨未寒他就跑來敲我們的門。他會把我們趕到街上去！』她大聲哭着。

小班傑明才一歲半，躺在那張每個孩子都睡過的小床上。其他四個孩子站在廚房裏，看着、聽着這一幕自己也參與其中的悲劇，想着什麼是世界末日。

邁克指着錢。『十八塊，』他說。『妳有九元付房租，九元可以買菜。沒有人能把我們踢到街上去。』

『你從哪弄來的？』她整理着錢問。

『哪兒弄不都一樣？反正弄來了。』

『你這癆三，你偷來的！』說着她擱他耳光，但並不用力。

『我們不會餓肚子，』邁克說。『而且不會被趕到街上。』

這樣的理由還不算太差。

邁克曾吹噓自己在演藝事業上有天賦之異秉，實則他所做的事與演藝幾乎無關。不過邁克的工作是要有幾分創意的，他能想到別人所想不到的。但在他說來，創意是極其狹隘而直接的東西，如果問他何以要挑起養活這一家七口的重担，他一定說不上來。好在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也沒問過自己。

一八九一年時紐約演藝事業一片欣欣向榮，除了英語劇之外，還有四個猶太劇團、兩個德國劇團、一個義大利劇團跟一個捷克劇團。沙皇剛在不久前驅逐俄國境內的猶太劇團，更助長紐約猶太戲劇的盛況。英語方面，四十多個劇團熱烈地演着一連串驚腳的劇本，偶爾穿插一些蕭伯納、易卜生、巴利、莎士比亞、斯特林堡、哈代、以及其他歐洲知名之士的劇本。美國本土戲劇的時代尚未到臨，但人們對戲劇的鍾愛和着迷已顯而易見。紐約市民熱愛戲劇，只要能湊足票錢就會到戲院看戲——只有生於歐洲的小生意人例外，語言的障礙加上沒有閒情逸致使他們對英語戲劇漠不關心。

這種情形邁克很清楚，為此他保存了那兩塊錢資金。父親死後邁克每天清晨六點半就出門，八歲大的弟弟魯本跟在他身後。布瑞斯基家中只有他們兩個還會用猶太語唸撫慰死者的祈禱文，父親死後的一年中，做兒子的每日晨昏都要讀一遍。邁克把魯本丟在猶太教堂，要魯本幫他讀，心想反正沒人會把他給吃了。

他們吃一種又硬又難消化的環形大餅，是一八七〇年間由東歐的猶太移民引進美國的。這時離他去做那件所謂『演藝事業第一步』的工作時間還太早，邁克就到布魯米街的寇茲麵包店去。有一次禮拜天早上他跟舒茲·禮文去過；舒茲十七歲，他讓邁克當他的助手，一個上午分給他一毛錢。東區的成衣廠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週六天，那些猶太工人只有禮拜天一天休息。舒茲還在唸高中，因此每